

詳註

經史百家雜鈔

上海會文堂印行
唐駝著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目錄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呂相絕秦之辭

叔向詒子產書

樂毅報燕惠王書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司馬遷報任安書

楊惲報孫會宗書

王生遺蓋寬饒書

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

馬援與楊廣書

朱浮與彭寵書

馮衍奏記鄧禹

李固與黃瓊書

孔融論盛孝章書

阮瑀為曹公作書與孫權

王粲為劉荊州與袁譚書

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

與吳質書

曹植與吳季重書

與楊德祖書

吳質答魏太子牋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答東阿王書

楊修答臨淄侯牋

薛綜與諸葛恪書

高崧為會稽王昱與桓溫書

王羲之與會稽王牋

遺殷浩書

報殷浩書

與尚書僕射謝安書

誠謝萬書

與吏部郎謝萬書

盧湛贈劉琨書

劉琨答盧湛書

邱遲與陳伯之書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目錄終

詳經史百家雜鈔卷十四

湘鄉曾國藩纂

合肥李鴻章校刊

書牘之屬一

左傳鄭子家與趙宣子書

左傳文十七年。晉侯合諸侯于扈。平宋也。于是晉侯不見鄭伯。以其貳于楚也。鄭子家使執訊而與之書。以告趙宣子。

寡君即位三年。召蔡侯而與之事君。九月。蔡侯入於敝邑以行。敝邑以侯宣多之難。寡君

是以不得與蔡侯偕。十一月。克減侯宣多。而隨蔡侯以朝於執事。十二年六月。歸生佐寡

君之嫡夷。以請陳侯於楚。而朝諸君。十四年七月。寡君又朝以歲。陳事。十五年五月。

陳侯自敝邑往朝於君。往年正月。燭之武往朝夷也。八月。寡君又往朝。以陳蔡之密邇於

楚。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雖敝邑之事君。何以不免。在位之中。一朝於襄。而再見於

君。夷與孤之二三臣。相及於絳。雖我小國。則蔑以過之矣。今大國曰。爾未逞吾志。敝邑有

亡。無以加焉。古人有言曰。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又曰。鹿死不擇音。同小國之事大國也。德

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鋌而走險。急何能擇。命之罔極。亦知亡矣。將悉敝賦以待於儻。

音唯執事命之。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朝於齊。四年二月壬戌。為齊侵蔡。亦獲成於楚。居大

國之閒。而從於彊令。豈其罪也。大國若弗圖。無所逃命。

註釋

寡君

謂鄭穆公。莊公。蔡侯。公事君。靈公。君謂晉。

以行

行謂朝晉。侯宣多。鄭大夫。以援立。

克減

謂少損其難。

歸生

子家夷

鄭太

以請陳侯

請陳于楚與俱朝

成前好也

陳侯靈燭之武

燭之武鄭

大夫謂相太襄

襄公

二三臣

謂燭之武

絳都

有亡

惟前滅

畏首畏尾二句

言首尾皆畏則身之不畏

者有不擇音

謂不擇陰

鉞疾走

條晉鄭

文公

鄭文

左傳呂相絕秦之辭

魯成公時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

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昏姻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

如秦無祿獻公即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於晉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

師亦悔於厥心用集我文公是穆之成也文公躬擐音患申胃跋履山川踰越險阻征東之

諸侯虜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場

音易

我文公帥諸侯及

秦圍鄭秦大夫不詢於我寡君擅及鄭盟諸侯疾之將致命於秦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

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於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

迭通

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散離我兄弟撓亂我同盟傾覆我國家我襄公

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猶願赦罪於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

天誘其衷成王隕命穆公是以不克逞志於我穆襄即世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又欲

闕翦我公室傾覆我社稷帥我螫賊以來蕩搖我邊疆我是以有令狐之役康猶不悛

音證

入我河曲伐我洮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

音速

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利吾有狄難。入我河縣。焚我箕郛。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垂。我是以有輔氏之聚。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於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汝同好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白狄及君同州。君之仇讎而我之昏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昏姻。畏君之威而受命於吏。君有二心於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是用告我。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於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楚三王。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不壹。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甯諸侯以退。豈敢傲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

註釋

獻公

晉獻公

穆公

秦穆公

重之以昏姻

秦穆公

文公二句

驪姬之難。文公奔狄。俾適齊。惠公奔梁。如秦。俾

我惠公二句

魯僖公十年。秦納惠公。

韓之師

晉獲惠公。以歸。

集我文公

秦納文公。

穆之成

于晉。

擐也及秦圍鄭

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大造

造。成也。

不弔

不。見也。

寡弱也

迷也。

費

滑也。及秦圍鄭

晉自以鄭貳于楚。故圍之。鄭非侵秦也。晉以此誣秦。事在僖三十年。

大造

造。成也。

不弔

不。見也。

寡弱也

迷也。

費

指公秦送公子雍晉敗之令狐之役于令狐事在文七年浹改水河曲之戰事在文十二年東道二句言康公自絕故不復

東通及君之嗣君謂秦不惠稱盟望而共盟冀郤二邑皮劉皆殺輔氏之聚事在宣十五年聚謂

聚眾也延長伯車秦桓公令狐之會見題白狄句秦同與在雍州狄應且憎秦而心實憎

秦無秦三公穆康楚三王成穆出入就往懲不壹懲創不人也承甯甯靜諸侯

左傳叔向詒子產書魯昭公六年鄭人鑄刑書始吾有虞於子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切亦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

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

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

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

亂民知有辟則不忘於上竝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傲幸以成之弗可為矣夏有亂政而作

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今吾子相鄭國作封

洫立謗政制參三辟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於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

亂獄滋豐賄賂竝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肝聞之國將亡必多制其此之謂乎

註釋 虞度也謂準度子閑防也糾舉也奉養也聳懼也務時所泣施之于聖哲之上王公官卿

大九刑周之哀亦為刑作封洫子產使田有封洫立謗政謂作丘賦制參辟謂用三代

鑄刑書鑄之于鼎以儀式刑二句此周頌之辭刑法也言文王以德儀刑二句詩大雅

篇信也錐刀之末喻小滋益肸叔向

樂毅報燕惠王書樂毅為燕昭王攻齊下七十餘城惟三城未下而昭王死惠王即位信齊間使騎劫代之將毅奔趙燕王懼趙用毅使人讓毅毅報之以書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故遁逃走趙今足

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

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

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高世主之心

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廁之賓客之中立之羣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為亞

卿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

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為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

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

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

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

國藩按說文篁竹田也張平子
西京賦條蕩數行編町成篁以

自五伯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

註釋

燕臺名括地志
云元英磨室二

燕宮
名薊丘

植之竹移于汶上之竹田也
 鄧郢所呈
 楚鵲夷
 革囊也
 吳王投取之
 江

魯仲連遺燕將書

史記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譏之。燕將懼。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燕將

得書自殺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卻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

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同於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

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

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同。以上動之以利害。死生榮辱。且楚攻齊之南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

面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

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齊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為之也。且夫齊之必決於

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於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期

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以上齊必力爭聊城。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

之眾。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僂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

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

也能見於天下。以上燕國內亂。燕將之能已眾著。雖然。為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於燕。車甲全而歸燕。

燕王必喜。身全而歸於國。士民如見父母。交遊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

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同意。亦捐燕棄世。東遊於齊乎。裂地

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燕以上勸之歸齊或降齊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

吾射桓公中其鉤。篡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

鄉里不通。鄉使管仲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於齊。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

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

糾。而恥威之不信。同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為

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

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

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

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

立。非智也。故去忿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

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以上言士不尚小廉小節當以管仲曹沫為法

註釋

聊城

今山東齊地今山

平陸

齊邑故城在今

無南面之心

不南面與

濟北

謂聊

衡秦之勢成

時秦與齊和故云

齊棄南陽三句

右壤謂平陸言齊棄楚所攻之南陽又斷

北也

定濟

規謀也謂秦救至而

共據之敝

謂兩相

栗腹

燕將燕使伐黑翟攻宋墨翟聞之見

般解帶為城以牒為械般九設機變墨孫臏之兵言孫臏能撫士卒亡意無還燕意陶衛秦魏

司馬遷報任安書

漢書遷被刑後為中書令尊寵任職故人任安與書責以進賢之義遷報之

太史公牛馬走司馬遷再拜言少卿足下曩者辱賜書教以慎於接物推賢進士為務意

氣懃懃懇懇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僕非敢如此也僕雖罷同病同亦嘗側聞長

者之遺風矣顧自以為身殘處穢動而見尤欲益反損是以獨鬱悒而誰與語諺曰誰為

為之孰令聽之蓋鍾子期死伯牙終身不復鼓琴何則士為知己者用女為說己者容若

僕大質已虧缺矣雖材懷隋和行若由夷終不可以為榮適足以見笑而自點耳書辭宜

答會東從上來又迫賤事相見日淺卒卒無須臾之閒得竭志意今少卿抱不測之罪涉

旬月迫季冬僕又薄音博從上雍恐卒然不可為諱是僕終已不得舒憤懣以曉左右則長

逝者魂魄私恨無窮請略陳固陋闕然久不報幸勿為過以上渾叙報書之遲僕聞之修身者智之

符也愛施者仁之端也取與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立名者行之極也士有此五

者然後可以託於世而列於君子之林矣故禍莫憯音慘於欲利悲莫痛於傷心行莫醜於

辱先詬莫大於宮刑刑餘之人無所比數非一世也所從來遠矣昔衛靈公與雍渠同載

孔子適陳商鞅因景監見趙良寒心同子參乘衣絲變色自古而恥之夫以中材之人

事

有關於官豎莫不傷氣而況於慷慨之士乎。如今朝廷雖乏人。奈何令刀鋸之餘薦天下之豪俊哉。僕賴先人緒業。得待罪輦轂下。二十餘年矣。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信。有奇策材力之譽。自結明主。次之又不能拾遺補闕。招賢進能。顯巖穴之士。外之不能備行伍。攻城野戰。有斬將奪旗之功。下之不能積日累勞。取尊官厚祿。以為宗族交遊光寵。四者無一遂。苟合取容。無所短長之效。可見如此矣。嚮者僕亦嘗廁下大夫之列。陪奉外廷末議。不以此時引綱維。盡思慮。今已虧形為埽除之隸。在閭閻音戎之中。乃欲仰首伸眉。論列是非。不亦輕朝廷羞當世之士邪。嗟乎。嗟乎。如僕尚何言哉。尚何言哉。以上因言薦士而自述被刑之大辱

且事本末未易明也。僕少負不羈之才。長無鄉曲之譽。主上幸以先人之故。使得奏薄伎。出入周衛之中。僕以為戴盆何以望天。故絕賓客之知。忘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務壹心營職。以求親媚於主上。而事乃有大謬不然者。夫僕與李陵俱居門下。素非相善也。趨舍異路。未嘗銜杯酒。接慇懃之餘懽。然僕觀其為人。自守奇士。事親孝。與士信。臨財廉。取與義。分別有讓。恭儉下人。常思奮不顧身。以徇國家之急。其素所蓄積也。僕以為有國士之風。夫人臣出萬死而不顧一生之計。赴公家之難。斯已奇矣。今舉事一不當。而全軀保妻子之臣。隨而媒孽其短。僕誠私心痛之。且李陵提步卒不滿五千。深踐戎馬之地。足歷王庭。垂餌虎口。橫挑彊胡。仰億萬之師。與單于連戰十有餘日。所殺過半。

當虜救死扶傷不給。旃裘之君長咸震怖。乃悉徵其左右賢王。舉引弓之民。一國共攻而

圍之。轉鬪千里。矢盡道窮。救兵不至。士卒死傷如積。于智切然陵一呼勞軍。士無不起。躬自

流涕。沫音梅血飲泣。更張空券。音韻冒白刃。北嚮爭死敵者。陵未沒時。使有來報。漢公卿

王侯皆奉觴上壽。後數日。陵敗書聞。主上為之食不甘味。聽朝不怡。大臣憂懼。不知所出。

僕竊不自料其卑賤。見主上慘愴怛悼。誠欲效其款款之愚。以為李陵素與士大夫絕甘

分少。能得人之死力。雖古之名將不能過也。身雖陷敗。彼觀其意。且欲得其當而報於漢

事。已無可奈何。其所摧敗功亦足以暴音僕於天下矣。僕懷欲陳之而未有路。適會召問。即

以此指推言陵之功。欲以廣主上之意。塞睚眦音柴之辭。未能盡明。明主不曉。以為僕沮

貳師。而為李陵游說。遂下於理。拳拳之忠。終不能自列。因為誣上。卒從吏議。家貧貨賂不

足以自贖。交游莫救視。左右親近不為一言。身非木石。獨與法吏為伍。深幽囹圄之中。誰

可告愬者。此真少卿所親見。僕行事豈不然乎。李陵既生降。隤音同其家聲。而僕又佴音貳之

蠶室。重為天下觀笑。悲夫。悲夫。事未易一二為俗人言也。以上述推說李陵所以獲罪之本末僕之先人非

有剖符丹書之功。文史星歷。近乎卜祝之間。固主上所戲弄。倡優所畜。流俗之所輕也。假

令僕伏法受誅。若九牛亡一毛。與螻蟻何以異。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特以為智

窮罪極。不能自免。卒就死耳。何也。素所自樹立使然也。人固有一死。死有重於泰山。或輕

詳註經史百家雜鈔 卷十四 書牘一 六 上海外灘文藝書局印行

於鴻毛用之所趨異也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辭令其次詘音屈體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關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髮嬰金鐵受辱其次毀肌膚斷肢體受辱最下腐刑極矣傳曰刑不上大夫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猛虎在深山百獸震恐及在檻穽之中搖尾而求食積威約之漸也故士有畫地為牢勢不可入削木為吏議不可對定計於鮮音平聲也今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箠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何者積威約之勢也及已至是言不辱者所謂強顏耳曷足貴乎且西伯伯也拘於羑音牖里李斯相也具於五刑淮陰王也受械於陳彭越張敖南面稱孤繫獄抵罪絳侯誅諸呂權傾五伯囚於請室魏其大將也衣赭衣關三木季布為朱家鉗奴灌夫受辱於居室此人皆身至王侯將相聲聞鄰國及罪至罔同加不能引決自裁在塵埃之中古今一體安在其不辱也由此言之勇怯勢也彊弱形也審矣何足怪乎夫人不能早自裁繩墨之外以已通稍陵遲至於鞭箠之間乃欲引節斯不亦遠乎古人所以重施刑於大夫者殆為此也夫人情莫不貪生惡死念父母顧妻子至激於義理者不然乃有所不得已也今僕不幸早失父母無兄弟之親獨身孤立少卿視僕於妻子何如哉且勇者不必死節怯夫慕義何處不勉焉僕雖怯懦欲苟活亦頗識去就之分矣何至自沈溺縲紲之辱哉且夫臧獲婢妾由同猶能引決況僕之不得已乎所以隱忍苟活